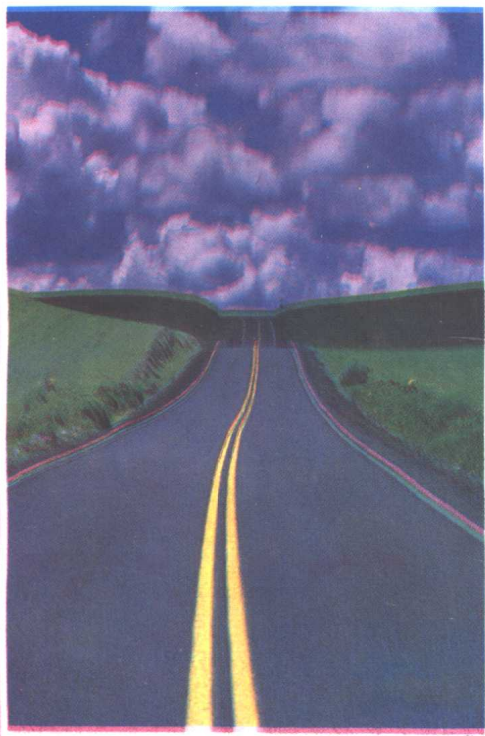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



路边相

金克木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

路边相

金克木

丛书主编：段海峰

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

路 边 相

金克木著

责任编辑：李 莉

责任校对：张爱农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（郑州市农业路73号）

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伊川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7.125印张 119千字

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册

ISBN 7-80538-793-1/I·350 定价：7.00元

世
故
闲
三
京
沙
帝
学
九
同
文
系
“
学
校

作者小传

金克木，一九一二年生。父，安徽寿县人。母，江西万载县人。本人生于江西万载。一九一三年父病故后回安徽。一九二〇年入小学。一九二八年到乡间小学任教员。一九三〇年到北平(北京)。一九三三年任山东德县师范讲习所教员。一九三五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。一九三七年“七七”后南下到长沙，住在《力报》馆。一九三八年到香港任《立报》国际新闻版编辑。一九三九年在湖南辰溪任桃源女子中学教员教英文，兼任湖南大学文学院讲师教法文。一九四一年到印度加尔各答中文《印度日报》任编辑，同时学习印地语、梵语。一九四三年在鹿野苑专修梵文，兼读汉译佛典。一九四六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。一九四八年到北京大学任东方语文系教授。“文革”后改属南亚研究所。南亚所撤销后改属东方学系。一九八八年退休。著作有《梵语文学史》、《比较文化论集》等多种。

编者前言

“你活得累不累？”

撇开违心的不讲，大多数人都会回答累，即使是曾经。累，分多种，为国，为家，为人，为己，为名，为利。这个累字是中性词，褒贬均在其中，很难划个界线，所以只好撒个大网，一概称之为累。

累，就要歇息。吸烟喝茶，睡觉娱乐，都是歇息的形式。或许有些人睡不着，脑子不停歇，会想，这样的累，有什么意思？进而推进一步，是，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

对这样的哲人，我们肃然起敬，对他提出的问题，如果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老办法，或许他口服而难以心服，最好的办法，是让他自己悟出，人生终究是有意思的。

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主旨。

名家和凡人一样，生活在尘世，对人生，他们也

有自己独特的感悟，在这套丛书中，他们用自己的体验，用随笔的笔法，谈对人生的感受，没有讲章之气，在对人生这部大书的感悟上，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。古语云，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则如果你在读这套书时有了自己的感悟，那恰恰正是作者和编者所期望的。

自序

出版社忽然要我也来追随诸名家之后，编出自己的一些文章，说说对人生的感悟。这可使我为难了。不错，我是人，而且生在世上已有八十二年，然而对于人生谈不上有感，更毫无所悟。自从三岁识字从大嫂念《三字经》，五岁从三哥念《论语》以来，从小学里作文和报刊上写文算起，写过的字数若说是上千万，只怕不会是夸大。尤其是在老废的近十几年里，闲暇无事，局处斗室，玩弄纸笔，随写随刊随出书，就大概有上百万字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回头一想，所写的竟没有可说是“感悟人生”的，可见我对所谓人生是又痴又钝，枉称为人。转而一想，人生无非是人之一生。我的文章也还有写人的，不是感想也是感觉吧。我没有悟出什么。读者比我高明得多，说不定会从中悟出点什么。于是一拼一凑也就有了十万字左右够上规定，但不知是不是符合规格。这些文章长长短短差不多都已入集，只有不到十篇是发表过而尚

未入书的。说是拼凑，也还不失为有机的整体。乱中有不乱，正如一些化学元素或物理粒子拼凑起来成为活人一样。这算不算人生？

这集子的开头是二十几岁时写的一篇《时间》，加上七十多岁时写的《寂寞》和《人苦不自知》，这就是我这个人的亮相。八十岁以后写的《告别辞》、《自撰火化铭》，那就是快到终点站了。我中也有人，随后便是人中有我了。先是原题为《化尘残影》的一系列小文，写的是我幼年的老师、朋友和所见的人。接着是从《天竺旧事》中摘出的几篇，说我在西天佛国见到的外国人和在外国的中国出家人。然后出现了从《难忘的影子》（原书署名辛竹）中摘出的三篇，是写我的青年时代的几位好友的。最后是曾用“赤足”笔名发表过大部分后来收入《圭笔辑》的两篇。一是《九方子》的前篇和后篇，好像是纵横古今。二是章回体小说形式的《新镜花缘》，仿佛是上下宇宙。九方皋或公羊高和唐敖、多九公、林之洋虽不能画影图形编年谱，但也不能说不是人。这一本小册子里，从确实存在的我自己到真实的人和虚拟的人，从时间到宇宙，有我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于是总名之曰《路边相》。古诗云：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”这书里的我和人便是我走的这一路上的种种相。谁要能学《金刚经》“破相”，那就去破吧。然而“破中有立”，不是今有明训吗？

说明已了,是为序。

一九九四年,岁在甲戌。

目 录

一、时间·····	(1)
二、寂寞·····	(6)
三、人苦不自知·····	(9)
四、殉名记·····	(13)
五、三笑记·····	(18)
六、坐井观天记·····	(22)
七、两个月亮·····	(26)
八、秋菊·戴震·····	(29)
九、遥寄莫愁湖·····	(36)
十、遗憾·····	(40)
十一、泪·····	(44)
十二、耳赤之一手·····	(47)
十三、玻璃门外·····	(51)
十四、老来乐·····	(60)
十五、告别辞·····	(62)

十六、自撰火化铭·····	(68)
十七、小学校长·····	(71)
十八、国文教员·····	(74)
十九、塾师·····	(78)
二十、大小研究系·····	(82)
二十一、农会会长·····	(85)
二十二、鸟巢禅师·····	(88)
二十三、维也纳钢琴学生 ·····	(96)
二十四、孟加拉香客·····	(105)
二十五、“欧亚型”女郎 ·····	(114)
二十六、二等半车厢·····	(122)
二十七、幻想新村·····	(133)
二十八、寒山绿萼·····	(154)
二十九、数学难题·····	(170)
三十、九方子前篇·····	(192)
三十一、九方子后篇·····	(201)
三十二、新镜花缘·····	(210)

一、时间

五年前到北平时，为了要上课，配了一副眼镜，买了一座闹钟。五年来，人是流转了几个地方，却终于回到北平；闹钟也经了几个朋友的手，但最后仍回到故主身边来了。同来北平的朋友，甚至连好些来北平后才认识的，都星散了，眼镜也早另换了一副，有时望望这硕果仅存的闹钟竟不禁会发一点沧桑之感呢。

而且我这闹钟又有个特点，那是几乎所有我的熟朋友都知道的，便是永远快。朋友来找我，在屋里等了很久不见归来，便留字而去，字上的时间一定注明是“你的钟”若干时。因为“我的钟”既这样不同于寻常，我也便建设了我的理论，说：人有过快钟的，有过慢钟的，为了共同遵守时间就必须各人照自己需要把钟拨得快慢不同。譬如宴会，有人好早到，有人好迟到，有人性急，有人性缓，若大家的钟全一样，大家的时间反不一样了；因为同是五点钟，在这些人心

中等于五点半，在另一些人心中却又当做四点多的。然而，我自己却是个性急的人，所以这理论还是不能做我要把钟拨快的辩解的。

不过近来这钟却老而反常，竟需要我天天往回拨了。本来是永远快半点至一点甚至一点半的，现在竟不少快到两点了。似乎将要到了赛跑的终点，几根针竟用上加速度了。起先，我还很高兴，以为这毕竟是我的钟；但后来它异乎寻常地疯了起来，连我也摸不着头脑了。有天正午十二点，我出去吃饭，饭铺里只有我一个客人，饭还没有蒸熟。又一天明明听到一声午炮，回头一看，短针正指三点。如果任其自然，结果是很容易算出来的。第一天照常快一点钟，第二天快两点，第五天不快不慢刚差六点，第六天开始慢起来，一直到第十天恢复准确后又重新开始快下去。于是算了一算，便不得不咬咬牙关破例把针往回拨了。但仍要维持原来的快钟，所以规定一天往回拨半点钟。但是它跑是加速度，我赶是等速度，两者依然不成比例。前进两步，后退一步，本来是好事，但对我的钟而言，却是不大方便的。

因此，某日黄昏，把这位老友送去治病了。因为他照这样急于前进，结果一定会疯狂自杀的。

晚间回来后，进屋的第一个感觉，便是忽然阒若无人了。一想，很奇怪，岂不是天天也这样没有人陪伴吗，何以今晚才感觉出来呢？一人坐在椅上，越过

越觉得寂寥得很。听到街巷中的汽车呜呜，更感到自己像突然埋在深谷之底听谷上的风水声了。凑到电灯下，想翻开一本书来看，却总是发呆，不能看书。起来走几步，在室内绕了两个圈子，又到院中望了望星，还是不能驱除这突然袭来的孤独之感。打算睡了，照例一望那边柜子，想照例去上钟，才恍然于这位滴答不息的朋友今天倦勤休息了。

怪不得有的人出门要拿手杖，进屋要含烟斗呢。连这发挥单调的教训的老学究也不是能马上分离而不怅然的。“一个老朋友便是两个好朋友。”我擅自编改谚语了。

于是全神贯注回想滴答的声音。奇怪，这滴答的声音竟是那样亲切了。它亲切得像我母亲的絮语，听时那样厌烦，以后回想又是那样甜蜜。从母亲的絮语想到嫂嫂每晚灯下读弹词的歌音。那真是家庭幸福的最高点：一盏煤油灯，三五个缝衣妇，低而有抑扬的歌音缕缕叙出古时想象的女英雄的胜迹。这歌音对她们驱睡，对我却催眠：我是永远听不完故事就伏在母亲膝上睡熟的。

从迷茫的梦中回转来，微笑了笑，想该是上床睡的时候了。其实我是没有上床的准时候的，从晚八点以至次晨两点都是我上床去睡的时候。但这晚上却不然，竟想到是几点钟了该不该睡的问题。于是又起了无钟的怅惘。幸而还认得天上的钟，便打个呵欠起

来到院中去看星。院子里多树，利于纳凉，却不利于观天。望了一会儿，把几颗明星略认定了位置，估量总有十点钟了，才进来准备睡。

上床以后更加想念这位老友的亲切的谈话了。因此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，反复不能入梦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已经觉到了的缺陷是越来越觉其为缺陷的。

醒来时望望窗外，天是亮了，却好像没有太阳。究竟太早或是有云，在屋内当然看不出。于是去望永远对着床头的钟，然而不见。无名的怅惘又来了。

我何尝每天按时起床？天晴天阴于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没有了时间岂不是正合吾意吗？那么当然是因为骤然离别了一个亲切的伴侣了。但是我向来对失落任何东西都只微笑而不肯皱眉，何以对这滴答不休的闹钟倒会眷恋起来呢？聚散之理自觉早已勘破，然而在实际人生中仍不能排除极细微的人之常情，智慧也者也就不仅是可悲的玩物，简直真是烦恼之根了。

年纪轻轻正该念念《雅歌》，叫叫妹子和新妇，却连《约伯记》也不感兴味，竟咀嚼起《传道书》来，难道是正常的现象吗？敬老人，爱儿童，恶人类，惧女子，种种奇特的不该有的感情每天从心中过来过去，而实际生活中却连一座闹钟也流连忘返，这又是何等不调和呢？

人世不易住，因为存了住的心。若根本不觉得自

己的住，又何来好坏与难易呢？但自己还是住在人世，正像你不觉得有时间而你还在时间之内一样。对于自己的客观自觉和对于他人的设身处地只是一件事，以主观观客，以客观观主而已。这当然是智慧的起始，可不也便是烦恼的根源吗？人类原只是能造出自己达不到的理想的一种动物。

又一觉醒来，居然红日满窗了。

这一天跑了好几位朋友处，畅谈了一整天。黄昏时忙去取出闹钟，提了回来。

骤然失去滴答的老伴侣因而感到孤独；现在却因觉察出滴答声的亲切而更感到寂寞了。中年丧妻者的悲哀我固然从此能体会到较深的地方，但续弦之夜的新郎居然也会有要哭的感情，却是我这一次的重大发现了。

然而，坐对着这新交的老友，我心中还有个问题：

到底是我又有了时间，还是时间中又有了我呢？

二、寂寞

李白诗云：“古来圣贤皆寂寞。”鲁迅的《呐喊·自序》全篇是寂寞二字。这也可算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总序吧？“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。”这还不寂寞吗？屈原、陶潜当然寂寞。“国无人莫我知兮！”“奚惆怅而独悲？”正是寂寞。《秋声赋》、《赤壁赋》至今还有人读，但有几个人体会到六一居士欧阳修和东坡居士苏轼的寂寞呢？龚定庵（自珍）诗云：“忽筮一官来阙下，众中俯仰不才身。新知触眼春云过，老辈填胸夜雨沦。《天问》有灵难置对，《阴符》无效勿虚陈。宵来客籍差夸富，无数湘南剑外民。”末两句说的热闹，正是反衬前面说的寂寞。外国人也并不能免寂寞。哈姆莱特、堂吉珂德是寂寞的。卢梭的《孤独漫步者的遐想》（汉译本名《漫步遐想录》）开头就说：“我在世间就这样孑然一身了。”这是个人的寂寞吗？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算不算民族的寂寞？夏目漱石的《三四郎》，川端康成的《古都》，不也是散发着寂寞吗？先